

# 一個客家移民家族的回憶： 談近代加走灣的族群與文化變遷

林建成\*

## 摘要

加走灣是長濱的舊地名，位處東海岸邊陲，遲至清日時期才有族群陸續進入開墾，成為近代臺灣島內移民的新天地，迄今還留下了「移民」的舊地名，凸顯當地多元族群組成的重要性。

不論是官方墾殖政策或民間開墾移民，所帶來的農作往往是塑造當地產業地景與移民身分的標識，如此形成的移民社會，面對未開發的環境，如何在逆境下求生存？多元族群的互動關係與共存方式成為關鍵，亦構成加走灣文化的主要特色。

本文描述早期一個客家家族移民臺東加走灣開墾的記憶，探討在荒地海涯謀生之不易，當年曾流傳「夏天做海軍，冬天做陸軍」的諺語，述盡移民的艱辛苦難。另透過家族口述比對文獻資料，與不同族群接觸的經驗，試圖勾勒出東部地區多元族群融合的歷史樣貌。

## 關鍵詞

加走灣、移民、多元族群

---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

# **A Hakka Immigrant Family's Memori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of Modern Kakacawan**

**Lin Jiann-Cherng\***

## **Abstract**

Kakacawan is the previous name of Changbin. It is located on the border of East Coast Taiwan. With ethnic groups successively entering, Kakacawan had not been cultivated until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of making a living on the wastelands and sea cliffs and the hardship of the immigrants by depicting a Hakka family's immigration and cultivation memories.

Besides,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picture what the ethnic integration was about in history via comparing the various experiences of contacts between families and ethnic groups of the eastern Taiwan.

## **Keywords**

Kakacawan, immigration, multi-ethnic

---

\* Associate Researcher,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 一、加走灣接觸

長濱鄉北邊的加走灣，由於地理位置在花東海岸中線，對外聯絡僅靠臺 11 線，交通十分不便，距離兩縣市區均很遙遠，一直是個讓人容易遺忘的地方。

1994 年 7 月 10 日晚間「提姆」颱風於東部秀姑巒溪口登陸，造成長濱忠勇地區嚴重災情，整個村落甚至沒有一間斜屋頂家屋是完整的，景象令人憂心，但因為地處偏遠，相較於南部災區的救濟資源，甚至引不起社會廣泛重視，當時在地文史社團「後山文化工作群」發起關懷，並以群體力量積極進行田野調查完成出版《加走灣紀事》，內容涵蓋文史、地理、文藝創作、影像等篇章。

### （一）「提姆」颱風與平埔關懷

7 月 10 日「提姆」颱風登陸，造成嚴重災害，臺東縣統計兩人死亡，民房全倒 61 間、半倒 830 間，災民急需安置，農業損失超過五億三千萬，為廿年來罕見的災害。

臺東縣議會正值召開第 13 屆第 2 次臨時會，特地變更議程，改為全程勘察災情；府會人員一起進入滿目瘡痍的長濱鄉，發現長濱、三間、樟原三村落嚴重災情，半數以上住屋被吹毀，房屋倒塌還壓死了居民，民眾驚魂甫定，在電訊中斷下，全鄉陷入孤立無援的情況，居民們談起風災餘悸猶存。

7 月 15 日總統李登輝先生在省府主席宋楚瑜、農委會主任孫明賢等人陪同下前來巡視災區，李總統眼見災情慘重，做了多項指示。<sup>1</sup>

### （二）平埔族群的「最後家園」

長濱鄉北邊的忠勇村是臺東縣境內仍保有較完整平埔族群的重要村落，族人由屏東等西部縣市遷徙而來，平埔族人遷徙數百里，來到加走灣建立家園，但長期以來因為族群未被劃歸於原住民族，其生活與權益一直為外界所忽略。

忠勇部落的平埔族人，生性溫和、樸實，長久來固守他們的土地，默默地耕作生活，在大社會經濟環境變遷下，年輕族人選擇出外謀生，留下老弱族人看守家園。由於經濟條件薄弱，一般家境普遍僅能維持基本生存，以至於村落變化甚微，甚至於還可發現部落中留有菅藁厝（編草梗夾泥牆），或數量頗多的茅草屋頂僅加蓋鐵皮而已（圖 1）。

<sup>1</sup> 李瑞華、林建成，1994，〈李總統巡視東部災區〉。《中央日報》，第 1 版，7 月 6 日。



圖1 提姆颱風吹毀的忠勇部落菅蓆厝（林建成攝影）

最華麗的一棟「榮陽堂」已有百多年歷史，是平埔族開發加走灣「頭人」潘先英的古厝，完全以清代建築式樣興建，精美的雕花窗戶與門扉，皆以縷空花式雕鑿，工匠手藝也極為精巧，雖大部份色澤已呈現斑剝，仍可讀出古色古香的味道，稱得上是臺東縣的珍寶（圖2、3）。



圖2 潘先英古厝「榮陽堂」（林建成攝影）



圖3 「榮陽堂」的雕花窗櫺（林建成攝影）

這棟老屋傳承到第4、5代，仍舊禁不起「提姆」的強烈侵襲，屋頂牆面皆被吹毀，「榮陽堂」的90多歲老婦蹲坐在鋪滿衣裳被褥的廣場上，無語問天，背後則是斷壁、殘樑與屋內的一片凌亂（圖4）。



圖4 颱風過後老婦在「榮陽堂」前曬衣物（林建成攝影）

忠勇部落的族人這幾天都忙著整理自己的家園，許多居民以簡易的塑膠油布，暫時先覆蓋住屋頂，充當臨時棲身之所，部落內部不時傳出「叮叮咚咚」釘屋頂與住屋的聲響，小孩子們也不能空閒，幫忙收拾家具，整理庭園，整個部落境況令人擔憂。<sup>2</sup>

## 二、加走灣的移民與族群景觀

「加走灣」位於臺東縣長濱鄉花東海岸海階與海蝕平台上的長濱平原，名稱來源以阿美族語 Pikakasawan（瞭望台）轉音而來，另外阿美族語「Pikaka Sauwan（巡邏、瞭望）」，漢人誤聽為「kaka sawan」；平埔族人認為，此地原為獵場，有很多狩獵小屋，常掛滿獵物，致跳蚤叢生，閩南語稱呼「跳蚤」為「卡造」（宮本延人記載為「蟑螂」），故稱此地為「加走灣」（趙川明 1995：4-5）。另馬卡道族人指是為紀念原鄉（屏東萬巒佳佐）而取名「加走灣」（葉志杰 2015：88）。

早期卑南族的勢力頗強，東海岸由大港口至成功，縱谷由玉里至富里一帶皆沒人定居，道光 15 年（1835）後，臺灣西南部平埔族受漢人移墾影響相繼東來，與卑南族人和好，遂在玉里至富里及長濱至成功一帶定居（黃宣衛、羅素玫 2001：197）。

1930 年代加走灣成為本島「移民新天地」，至昭和 13 年（1938）新港郡的統計，長濱庄已有內地人 39 戶、本島人 577 戶、蕃人 345 戶（新港郡 1939：4）族群包括原住民阿美族和平埔族群（含大武壠族、馬卡道族），另有閩、客漢人等。由血緣、地緣等親緣形式組成的社會網路與多元族群經緯交錯，形成獨特的「族群景觀」。（Arjun Appadurai 2010：48）<sup>3</sup> 尤其從歷史記憶中族群衝突事件與和平盟約併存，反映加走灣遷徙流動人群的特性和對土地開墾共存共享的嚮往。

### （一）加走灣的開發歷史與族群背景

加走灣地區平埔族群早期興建的聚落為加走灣頭庄（今長濱鄉忠勇村）、加走灣中庄（今長濱鄉長濱村中城）、加走灣尾庄（今長濱鄉長濱村）；阿美族主要為石門坑（今長濱鄉長濱村長光部落）等地。

<sup>2</sup> 林建成，1994，〈提姆帶給忠勇村歷年最大浩劫〉。《中央日報》，第 14 版，7 月 15 日。

<sup>3</sup> Arjun Appadurai 認為構成我們這個變動世界的人所形成的地景即族群景觀，包括旅行者、移民、難民、流亡者、外來勞工及其他流動的團體和個人。

平埔族移入加走灣，最早記錄於道光年間（1840-1850）由赤山萬金遷至彭仔存（長濱鄉寧埔村）（鳥居龍藏 1897：26-32）同治、光緒年間（1874-1875），約 20 餘戶赤山萬金平埔族人乘船到成廣澳（今成功鎮小港）登陸開墾，後北移至水母丁（今長濱鄉三間村），2 年後再遷到加走灣頭。

水母丁、通鼻（今長濱鄉三間村）、掃別（今長濱鄉竹湖村）主要為赤山萬金平埔族遷徙而來；小掃別（今長濱鄉竹湖村）、竹湖（今長濱鄉竹湖村）、彭仔存（長濱鄉寧埔村）、成廣澳（今成功鎮小港）則是從六龜遷徙過來，也有一說成廣澳族人是由荖濃遷移的（宮本延人 1931：135-136）。

南部平埔族群區分多個亞族，遷徙到東海岸長濱地區的族群大致為：加走灣、掃別、微沙鹿、石雨傘等多為馬卡道族，彭仔存、石寧埔為大武壠族，竹湖、沙汝灣、成廣澳等為馬卡道族、大武壠族混居聚落（移川子之藏等 1935：536）。形成「成廣澳沿海八社」即水母丁、竹湖、石門坑、大掃別、小掃別、彭仔存、烏石鼻、石雨傘等社（夏獻綸 1880：78）。

光緒 5 年（1879）夏獻綸的臺灣輿圖記載「成廣澳沿海八社」提到的部落名稱，顯示阿美族人也進入加走灣附近建立部落，水母丁（今長濱鄉大俱來），相傳光緒 3 年（1877）來自貓公社（花蓮縣豐濱鄉）阿美族移居此地建社；石門坑（今長濱鄉長濱村長光部落）居民主要來自花蓮縣大港口、納納與奇美等三社；大掃別（今長濱鄉竹湖村），相傳此地阿美族人來自花蓮縣水璉、丁仔漏等地，因為太魯閣族之侵襲而被迫南移（黃宣衛、羅素玫 2001：56-62）。

客家族群移墾加走灣，約可分三階段，清治末期以新竹客家居多，日治末期昭和 13 年（1938），以苗栗客家人為主，移居種植香蕉，也留下「香蕉山」的舊地名，另戰後（約 1951 年）則以屏東內埔客家人居多（葉志杰 2015：144）。各地來的移民為長濱地區帶來不一樣的生活型態及特殊文化現象，甚至當地人還有一地名稱為「移民」，位於寧埔、竹湖西側和忠勇南側丘陵山區一帶，即沿著寧埔溪及僅那鹿角溪谷的產業道路，均泛稱「移民」，移居者多為客家人（葉志杰 2015：155）。

## （二）族群互動關係：奇密社事件

加走灣地區族群之間在新開墾土地上安居，彼此的互動關係十分複雜微妙，舉光緒 3 年（1877）奇密社事件為例：

後山駐軍統領吳光亮，開闢白水尾（今花蓮縣瑞穗鄉）至大港口（今花蓮縣豐濱鄉）道路，引發奇密社、納納社、阿棉社的反抗，並在大港口發生衝突，清兵始終無法致勝。吳光亮改採懷柔政策，藉阿美族青年運米之後設酒宴慰勞，誘騙大港口部落壯年菁英，趁酒醉不備之時殺害。「族人果約至營，吳光亮合集營內，閉門銃殺之，計 165 人中逃走者僅 5 人而已云」（伊能嘉矩 1957：624-625），消息傳至部落後，族人四散逃難至山區或投靠其他部落。

事件造成阿美族慘重傷亡，惟加走灣平埔族口傳曾借助該族力量才得以平息：

大港口納納社阿美族人反清，清朝請潘石隆帶領加走灣頭庄和尾庄族人，前往支援。潘阿和、潘石隆等人使用火龍槍，槍口會噴火；另外石隆師是一位「地理先生」，他畫了符咒請了五大營神兵神將前來助陣，阿美族人被大批人馬嚇住，最後納納社只好降服了。（潘船添 1995：65）

雖然口傳內容有誇稱之嫌，但從中似乎可以理解，無論是主動或被動配合參與該場戰役，反映平埔族群急於在新土地上建立家園，不得不採取與外在勢力結盟的態度。

### （三）族群和解：龜山崙盟約

由於平埔族群移入佔地耕作，對於在地遷徙移住的阿美族形成威脅，雙方衝突、閒隙愈深，對長途遷徙落腳尋求「安身立命」的平埔族人而言，期盼族群和諧相處其來有自：

當時阿美族部落團結起來準備和移墾的漢人和平埔族爭執，在加走灣區已經有零星的小型衝突發生，耆老們為了要化解族群間的紛爭，即糾合了各族群及各社頭目，一起登龜山崙談判來化解仇恨，在山頂共同喝血酒立盟並刻石為證，並將石碑埋於崙頂的大樹下。（周春福 1995：74-75）

惟針對該盟約存在與否，長光部落阿美族耆老幾乎無人聽聞（林江義 2004：134-144）。不過明治 44 年（1911）因徵調阿美族勞役不公引發「成廣澳事件」，事後在日本官方協調下，促使雙方頭人潘阿和、石平貴在加走灣立誓，並埋石為記（趙川明 1995：14）。從衝突過後，日本政府急欲穩定東海岸的民情與在地族群情緒，間接促成彼此和解，消除敵對立場，讓族群關係和平共處，亦屬時勢使然。

### 三、加走灣產業特色與移民身份識別

清光緒 3 年（1877）「楓港—卑南道」開通後山與西部前山的交通開啟了新頁。日治昭和 8 年（1933）擴建該道路，昭和 14 年（1939）依舊路拓寬完成「楓港—臺東道」，交通獲得改善，也使得汽車通行較為順暢，為島內族群移動添加更多機會。

日治時期明治 30 年（1897）日本政府在臺東廳卑南辨務署下設加走灣庄，明治 34 年（1901）成立成廣澳支廳加走灣區，大正 14 年（1925）改設長濱庄。在加走灣地區，花東海岸公路於昭和 4 年（1929）完工貫穿「尾庄」，長濱船澳也載運稻米、香蕉輸日，使長濱對外交通與農作生產運銷獲得極大改善。

早期平埔族群移墾加走灣帶來水稻耕作，日治時期政府發展經濟作物招募移民入墾，漢族也加入製樟腦及種植香茅，較晚進入的客家則以種植香蕉居多，不同移民進入加走灣，不但增加了當地產業特色，同時也成為另類的移民身分識別。

#### （一）平埔族是加走灣水稻種植的先驅

東海岸夏日氣候高溫潮溼，早晚溫差大，「加走灣頭」位於長濱平原沖積扇的扇頂，地勢較高，兩側為丘陵地，環繞著長濱溪及城子埔溪上游，無污染的水源，提供水稻生長的優良天然條件。

早年平埔族群遷徙來此，帶進來水牛及農耕技術，「水牛畜養最多地區，東海岸以加走灣諸庄最多」（田代安定 1900：153）。平埔族頭人（部落領袖）擁有較多水田（趙川明 1995：10）。明治 29 年（1896）「加走灣頭庄」平埔聚落共 7 戶 94 人，總理潘石玲，已開發成水田 6 甲 6 分，黃牛 8 頭（田代安定 1900：6）。1930 年以後，日本政府大力推動水稻種植，加走灣已成為東海岸的穀倉，也因而「頭庄」成為平埔族群馬卡道族最大的聚落。

昭和 11 年（1936）臺東廳成立「米穀統制組合」，並在加走灣設立米穀收容倉庫（臺灣日日新報 1916）。昭和 12 年《新港郡要覽》提到新港郡（含新港庄、都蘭庄、長濱庄）可供二期稻作水田共 2 千 498 甲，其中長濱鄉 1 千零 30 甲，加走灣區有 5 百甲，佔了長濱鄉的一半（新港郡 1937：33）。

日治時期長濱設有船澳，小型貨輪宮古丸號（973 噸）停泊於外海，輪船載來的工商用品貨物以小船接駁上灘，搬運工再將稻米搬上小船接駁上輪船（葉志杰 2015：304）。「加走灣出產的稻米收成後，在現今長濱國中設有倉庫存放，由貨輪運送到基隆，甚至遠到日本」（潘船添 1995：63）。

## （二）經濟作物與新移民聚落的形成

日治時期官方民間陸續在加走灣地區推動甘蔗等經濟作物種植，除了供應在地外，也提供日本自身需求，而招募移居地，則成了新的聚落。

明治 32 年（1899）日本人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在花東地區經營開墾製糖、製腦等事業，於長濱平原承租土地，招八里芒（今東河鄉興昌村）的阿美族人為佃農，墾地種甘蔗，在加走灣建立了兩個聚落，即今「上田組」（在頭庄西北方，今忠勇村）「下田組」（尾庄南方，屬長濱村）。

由於賀田組開墾種甘蔗，加上長濱平原多數土地部份為阿美族人所有，因此晚近移入的平埔、客家人只得朝外圍區域拓墾或成為佃農（趙川明 1995：6、10）。

昭和 12 年（1937）長濱水母丁溪上游發現一片上千甲的原生樟樹林，平均樹齡有 300 年，被譽為「台灣の寶庫」，其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從 8 月建立事務所，開發臺東廳新港郡樟原（姑子律）的原生樟樹林，設立 80 口腦灶進行開發，收腦事務所、宿舍等，於 11 月 20 日全部竣工，本日招待當地官民舉行盛大落成式。當時腦丁、眷屬及相關人員等約 500 人群集，在人跡罕到的樟樹林地帶，形成一大聚落，到日治末期幾乎被開發殆盡（臺灣日日新報 1937）。

加走灣另一項經濟作物是樟腦油，它的提煉靠近水母丁溪、石坑溪上游處，尾庄則是集散地（趙川明 1995：11）。

為了多賺些錢養家，父親到樟原附近「腦寮」工作，砍伐樟樹加工製造樟腦油。「腦寮」為簡易草棚，用最天然方式，煉製成樟腦油，如醬酒瓶般大小每瓶可賣 8 元，且隨便要小孩帶到街上去賣都有人要。

早期山區民眾生活上創傷、蚊蟲咬傷、皮膚癢、燙傷等傷害常用樟腦油擦拭防護，樟腦油也是居住在山區的移民家庭的必備。（林黎順英 2015.9.16）

昭和 14 年（1939）松本商行向臺灣總督府申請樟原地區 750 甲林地，設立松本農場，廣招西部縣市移民前來種植芋麻，以供應日本軍方製作卡其布軍服的布料，而這些移民群居位置，形成南溪聚落（臺灣日日新報 1940）。

### （三）客家移民與香蕉種植

昭和年間，由於臺灣西部人口過剩，加上交通條件改善，開始鼓勵移民後山開墾，新竹、桃園、苗栗一帶客家人也移入從事農耕，移入方式多半是「牽親引戚」，移入者生活安定後再幫助故鄉或親戚移入（趙川明 1995：6-7）。

由於當時日本政府徵兵頻仍，另一方面鼓勵民間到後山開墾，中部地區客家鄉親乃組隊分梯前往，其中首梯次約近廿人前往後山開墾，黎姓一家四口跟在隊伍中。<sup>4</sup>抵加走灣後，從佃農做起，種香蕉、地瓜，閒暇時日還得到「腦寮」熬樟腦油，或者燒木炭，勉強渡日。

父母親當年由苗栗大湖到臺中東勢等地工作，因為日本政府徵調役男赴南洋打仗，乃參與民間組成的開發隊到後山開墾，躲避被徵召，第一批帶隊到忠勇的為黃阿興，光復後擔任縣議員。（黎顯壽 2021.01.04）

當年父母親聽說「後山種香蕉不用肥也能生長一大串，種菜不用施肥，種起來一大棵」，致使父母親動了移民念頭。約於昭和 8 年（1933）從臺灣西部搭乘「移民車」到後山，在東海岸背山面海的「加走灣」。初臨後山，每天得面對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父親身上僅攜帶 30 元，眼前家計無以為繼；父母商量將 4 歲的姊姊送給居住在臺中的親戚撫養。

開始開墾忠勇後方山區，全數投注在種香蕉上，一次強烈颱風侵襲長濱地區，夜裡風強雨驟，將草屋的屋頂掀掉，母子倉惶跑到香蕉園，抱著樹幹，以防被風吹走。第二天發現，大地一片狼藉，香蕉園全倒了，讓人欲哭無淚……。（林黎順英 2015.9.16）

香蕉收成後，居民將之賣給青果合作社，或是銷往日本。當時有位連姓商人在今水利工作站對面設一香蕉加工廠，很多長濱鄉人都曾在此加工廠打過零工（葉志杰 2015：149）。

<sup>4</sup> 本文主要口述對象林黎順英之記憶為昭和 8 年隨同父母親移居後山，黎顯壽則認為早期移民都有延誤戶籍申報情形，另黎瑞琴查閱設籍資料記載為昭和 18 年。

通常族人們把香蕉挑到長濱海邊，由青果合作社人員過磅點收，包裝好再以小船接駁到長濱外海停泊的貨輪；辛勞的農民們通常只拿到一張記載著數量的單據，俟下趟船期到來，才有現金可領。

除了種香蕉，父親在忠勇山區辛勤砍草、開闢約一甲農地種植地瓜。地瓜收穫足供一家勉強糊口，但三餐主食皆是地瓜，用刨子將地瓜刨成條狀的「番薯簽」，老少早已吃不消，父親常感嘆：種再多地瓜也無法讓家人糊口。（林黎順英 2015.9.16）

#### 四、加走灣的墾荒生活：「夏天做海軍，冬天做陸軍」

墾荒歲月面臨的自然環境挑戰與人為困境，各族群有不同的因應方式，阿美族傳統耕種工作，大部份是透過血緣的（家族、氏族）、地緣的（年齡階級、協作組織）團體合作完成（阮昌銳 1969:246），阿美族語的 sasulut（意為分享）<sup>5</sup>到 Mipaliu（換工），則是具體的實現。

移民遷徙至新的環境人生地不熟，在各項條件缺乏之下，又必須適應生活，通常得藉助當地族群的協助，才能儘快安居樂業：

剛到加走灣時借住於尾庄的平埔族村長家，父母親與同批移民的客籍族人一起當長工，幫村長開墾約二甲多地，種植香蕉、地瓜。（黎顯壽 2021.01.04）

在加走灣蓋茅草屋、豬舍，這些建築都僱請阿美族人協助，阿美族人蓋屋或農忙收成都以「換工」方式互相幫忙。（林黎順英 2015.9.16）

##### （一）日治末期加走灣生活

移墾加走灣的生活十分艱困，黎家父母親白天出外工作，小孩子雖年紀小也必須分擔家務，養豬、養鴨，還看顧弟妹，戰後初期夏天下海捕魚苗、冬天上山採柴，族人戲稱生活像「夏天做海軍，冬天做陸軍」（黎顯壽 2021.01.04）。

小時候通常清早就起來撿材、砍材，然後趕著到田裡挑「豬菜」（地瓜葉），但天色尚未全亮，有時候看不清地面，有一次不小心採到了雨傘節，擦拭蛇藥，腳腫了一個禮拜。

<sup>5</sup> 現代馬蘭阿美族部落以「分享」為基礎，提出「共享」概念，詳見張存薇，2017，〈台東阿美族 20 部落齊聚 宣示「共享」傳統領域〉。《自由時報》，A11 版，7 月 1 日。

每隔一段時日，便將整理好成捆的木柴，挑到新港街上去販賣，一位好心的醫生娘經過，看到小小年紀就在街頭賣木柴，常吩咐將剩下的木柴送到家裡。賣完木柴，會在街上買白米，再搭公車回長濱。

雖然年紀還小但我已為全家洗衣、煮飯，分擔家事樣樣皆能應付，當弟弟妹妹一個接一個出生，還得每天揹著弟妹工作。

日治末期，民生物資皆管制，連豬肉都採取配給，造成生活上極大的困擾，家裡雖然養了幾頭豬，就算是逢年過節也無法隨意殺豬，私宰豬更是要受到日警嚴厲處罰。

民眾過著無油可食的日子，被譏為每月的配給只夠「擦嘴巴」，父親與族人鄰居只得鋌而走險，商量輪流殺豬，為了避免遭到日本警察的盤查，還得趁著夜色越過海岸山脈，到縱谷的安通去銷售。

清晨回程時，一行刻意繞道，搭車返回村莊，沒想到中途一名日警上車，就坐在他們身旁，嚇得他們一身冷汗直流。

偏遠的山區，醫療資源貧瘠，偶會傳出居民生病延誤搶救而犧牲性命的憾事。一天夜裡，母親突然激烈腹痛無法走路，父親催促我拿著火把到長濱街上請醫生；所幸街上唯一的公醫師尚未就寢，我急促的敲門求助，公醫也好心地跟著上山，適時救回母親的性命。（林黎順英，2015.9.16）

母親陸續生了4男4女，家中食指浩繁，父母親每天出外工作，家庭重擔全交給姊姊（林黎順英），7歲就要照料家裡養豬、養鴨，還看顧弟妹，人家一天做8小時，她可能要做20小時。

有一天弟妹肚子餓了，姊姊煮「番薯簽」加米飯，一時不注意燒焦了，母親回來看見，將姊姊打得半死，因為那時候我們難得吃一餐白米飯。（黎顯壽 2021.01.04）

## （二）戰後加走灣生活

種香蕉的失敗經驗，使得父親決定離開忠勇山區，全家搬到靠海邊的烏石鼻，一家人除了仍靠山農作、多了項靠海生活，「做山」兼「捉魚苗」。

魚汛期要到海邊幫助捉魚苗，儘管大部份是男生的工作，卻沒有難倒我。前來收購的西部魚販子眼力好，憑著瓷碗內鑽動的頭部黑色眼睛，很輕易地算出鰻

魚苗、吻仔魚等時令魚苗尾數，換算現金給打撈的漁民。

戰後到了入學年齡，但是家裡弟妹皆年幼，母親需要我在家幫忙，儘管村辦公處多次來催促，宣導接受教育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但是仍沒讓母親首肯，倒是因此家裡被罰款，繳不出錢只好由父親以「公工」（服勞役）抵罰款。（林黎順英 2015.9.16）

## 五、加走灣的多元社會與客家族群認同

花東地區的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特色最為特出，形成五彩繽紛局面，各族群中的成員調適與各種資源最好的利用是很重要的任務（喬健 2000：81-91）。加走灣社會的實際情況如同花東多元文化社會的縮影。

人類學家 Barth 認為，每一個群體所利用的資源僅是整體環境的一部份，並留下大部份資源，開放給其他群體利用。他指出，族群互動雖往往導致同化，但觀察巴基斯坦 Swat 地區三個族群的經驗，經過許多世代的接觸，並未產生同化，而他們可以和平共存。Barth 認為這是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的特色（Barth 1958/1968: 324-331）。

移民加走灣的族群帶來不同的產業，形成各族群的識別，也各自發展、彼此相互尊重；就算是文化特色有所改變，族群的多樣性仍可窺見。

### （一）多元文化的展現

平埔族人拜「矸仔佛」，當地人也都知道族人擅長「做向（施術）」，以前中秋節還在頭庄的保安宮前跳牽戲，但是在社會變遷後已經消失了。保安宮前身是平埔族人信仰的「公廨（聚會所）」，供奉玄天上帝，每年3月3日玄天上帝誕辰，各庄頭平埔族人都會來參拜；另外尾庄有一座漢人興建的「鎮濱宮」，奉祀關公，也是漢族、平埔族人共同參拜之廟宇（趙川明 1995：9）（圖5）。

早期加走灣居民平日勤於耕作，客家人休閒多半聚集拉胡琴唱山歌，遇拜拜做神明戲的時刻則會休息參與看戲：

父親閒暇喜歡拉著胡琴和母親一起唱客家歌謠，他們以前在故鄉就是因為山歌對唱而認識，才一起移民到後山來。

村莊裡逢神明生，通常會做大戲（歌仔戲）或布袋戲，是民眾生活中最期待的大事，當廟埕空地搭起戲台，鑼聲響起，男女老少扶老攜幼，手持板凳前來看戲，整個村子熱鬧滾滾。父親與族人常利用神明生的休息日子，全身穿戴體面—白衣褲、球鞋和戴草帽去參加盛會。

平埔族年輕人則會組織起來，隨時注意外來的閩客族群，遇有搭訕、平埔少女的情況，就會拿著鐵尺、棍棒前去解圍。（林黎順英 2015.9.16）



圖 5 忠勇部落的信仰中心保安宮（林建成攝影）

## （二）親緣關係與族群認同

客家移民參與加走灣的開發，雖屬於「少數族群」，長期以來也較少受到重視，但在此「多元社會」中，對客家身份認同與族群性仍有自我堅持。Isaacs 指出，基本群體認同以多種方式進行融合，沒有固定模式，每個族群認同，涵蓋了民族所繼承與濡化得來的東西，是過去文化與現在文化的混合體（Isaacs 2004: 302-303）。

加走灣是當初黎家移入後山的第一站，從沒有一粒米飯吃開始，到付出大量的勞動，才可換得以「番薯簽」渡日，其中艱苦的生活，反映出客家人到了新土地上仍舊保有刻苦耐勞的堅忍性格。

而日治時期遷徙到加走灣的客家家族，到近代已近百年時間，黎家在後山落地生根、繁衍後代，後來雖經幾次輾轉搬遷，但皆未離開後山，隨著子女成長與婚嫁，部份到外縣市就業，但移民開墾的艱困記憶、親情的歸屬與認同仍舊維繫在這塊土地上，如同地方所流傳的「臺東的土會黏人」。

近年來透過親屬的找尋與團聚，甚至於後代子孫藉著尋根發現祖輩身份註記「熟」字，<sup>6</sup>進一步深入追溯系譜資料，得知移民時期就已經有了族群通婚的證據，當年移入後山的客家家族就已經和平埔族群有血緣關係，此舉也為加走灣族群交流相互呼應與見證。

大姊在臺中親戚家成長、結婚，繼承了家產，生活寬裕，兒女婚姻事業各有所成，人生一路順遂。藉著在臺東的兄弟姊妹子女婚嫁，常回來團聚，相隔超過一甲子，兄弟姊妹能夠再次相聚，像家人的感情卻顯得緊密。（林黎順英 2015.9.16）

大哥 18 歲時去成功鎮（新港）學照像和送瓦斯，後來入伍當兵，服役 3 年的特種兵，營區在桃園，放假時回到苗栗大湖尋親，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被大哥找到了伯父，他還特地請假帶伯父來到臺東團聚，那時候苗栗的親戚才得知他們在後山生活的情形（圖 6）。（黎顯壽 2021.01.04）

晚近從戶籍資料找尋，母親戶籍註記「熟」字，應是中部地區的平埔族人，早年曾給客家做為童養媳，之後與父親認識，才相偕一起到後山來定居開墾。（黎顯壽 2021.01.04）



圖 6 原鄉親戚參加黎顯壽婚禮（前排左 1 為林黎順英）（黎顯壽提供）

6 第三代黎瑞琴由戶籍資料證實祖母身份註記「熟」字。

## 六、小結

臺灣為多元族群相處的環境，無論原住民、平埔族群島內流動遷徙或閩、客移民現象，是早期臺灣在地族群因應生活環境的一種模式，同時也是需要面對的族群關係與現實課題。

客家移民開發加走灣的回顧，除了反映客家人拓荒與刻苦耐勞的精神寫照，也是近代客家族群在遷徙變動下，如何適應多元社會進而跨越世代，在濡化的過程中，保留族群性的鮮活經驗。

## 參考文獻

### 專書

- 田代安定，1900，《台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課。
- 伊能嘉矩（溫吉編譯），1957，《臺灣番政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阮昌銳，1969，《大港口的阿美族下》。中研院民族所專刊第19期。
- 後山文化工作群，1995，《加走灣紀事》。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 夏獻綸，1880，《臺灣輿圖並說》。成文本第59號。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1935，《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 黃宣衛、羅素玫，2001，《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 新港郡役所編，1985《新港郡要覽》昭和12、13年版。臺北：成文出版社。
- 葉志杰，2015，《長濱鄉志》。臺東：長濱鄉公所。
- Arjun Appadurai 著，鄭義愷譯，2010，《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臺北：群學出版公司。
-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2004，《族群》。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

### 專書論文

- 周春福，1995，〈加走灣開發史話—龜山崙舊事〉。頁72-75，收錄於（後山文化工作群著編）《加走灣紀事》。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 趙川明，1995，〈加走灣的悲歡歲月〉。頁2-17，收錄於（後山文化工作群著編）《加走灣紀事》。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 潘船添，1995，〈加走灣開發史話—潘船添先生口述加走灣頭歷史〉。頁63-67，收錄於（後山文化工作群著編）《加走灣紀事》。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 Barth, Fredrick., 1968, "Ecologic Relations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 North Pakistan." Pp.324-331 in *Man in Adaptation: The Cultural Present*, edited by Yehudi Cohen. Chicago: Aldine.

### 期刊論文

- 宮本延人，1931，〈加走灣頭の熟蕃〉。《南方土俗》1（2）：135-136。
- 鳥居龍藏，1897，〈東部臺灣に棲息せる平埔種族〉。《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2：26-32。
- 喬健，2000，〈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與文化諮詢〉。《中研院民族所集刊》89：81-91。

**博、碩士論文**

林江義，2004，〈臺東海岸加走灣馬卡道族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論文。

**報紙資料**

李瑞華、林建成，1994，〈提姆帶給忠勇村歷年最大浩劫〉。《中央日報》，第1版，7月15日。

林建成，1994，〈李總統巡視東部災區〉。《中央日報》，第14版，7月16日。

張存薇，2017，〈臺東阿美族 20 部落齊聚 宣示「共享」傳統領域〉。《自由時報》，A11 版，7月1日。

臺灣日日新報，1916，〈米穀統制組合近く創立〉，10月30日，第9版。

\_\_\_\_\_，1937，〈臺灣の寶庫，一大原生樟林へ腦灶八十を施設，製腦事業開始さる〉，5月3日，第5版。

\_\_\_\_\_，1940，〈松本農場の芋蔴栽培〉，8月24日，第4版。